

山东省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简讯

东营市东营区法院对王凡、杜建新夫妇和寿光的付健第三次非法庭审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法院原订于2024年10月21日上午9:30点,对东营法轮功学员王凡、杜建新夫妇和寿光市法轮功学员付健同时同庭进行第三次非法庭审,三位律师同时出庭辩护。目前情况不明。上次(16日)非法庭审时,上午没有结束,下午又继续庭审两个多小时。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乔官镇派出所对刘秀芹迫害的情况

2024年8月22日上午10点左右,昌乐县乔官镇派出所5-6个恶警(其中有一个女的开着辆“特警”车),把法轮功功法轮功学员刘秀芹强行从厂子里绑架到乔官镇派出所。恶警换上便衣对刘秀芹非法审讯,欲取指纹,没取成。

下午2-3点钟,恶警们把刘秀芹强行绑架到昌乐中医院,强行量血压,胳膊抽血,还把她架到床上摁住胳膊和腿压住脖子强行做心电图,反复2、3次没做成。又把刘秀芹绑架到昌乐城管派出所再次强行取指纹,恶警们硬掰她的手,没掰开,反复2、3次。恶警们又去找印台没找到,最后放弃了。晚上6点左右在半路上来了一个穿警服的恶警在车上对刘秀芹宣读所谓的罪名,被打断。恶警们还强行对刘秀芹中指扎血。7点左右,恶警们强行又把刘秀芹绑架到昌乐看守所,看守所拒收说下班了。恶警们又把刘秀芹绑架到拘留所非法据留10天。刘秀芹在拘留所里讲了真相,拒绝一切签字。刘秀芹9月1号回到家中。

平度仁兆镇派出所企图对法

轮功学员高书臻验血和做DNA图谋不轨

2023年4月14日,山东省平度仁兆镇派出所突然打电话叫仁兆镇高赵戈庄村法轮功学员高书臻过去一趟。高书臻问干什么?他们说做DNA鉴定。高书臻说不去,就挂断了电话。

2023年4月17日上午,两名警察开着车到村里去了,找到村文书打电话给高书臻,叫他回来做DNA。高书臻在地里浇小麦,没告诉文书具体地方。派出所人员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就走了。

到了晚上,高书臻正准备睡觉,派出所的人来敲门,高书臻就开门出去了,看见门外停了一辆类似依维柯的车,两个警察走过来让高书臻上车做DNA,说放到大数据库里。高书臻说:“你们是做活摘器官准备的。”他们迟了一会,也没否认也没承认,就说“你怎么知道的?”高书臻说:“是从手机上看到的,我不能配合你们,我不做。”

这时高书臻的邻居闻声出来说:“有事白天来,晚上找人干什么?”高书臻又问警察:“为什么给我做DNA?”他说“你闺女,在杭州失踪。”高书臻说:“我闺女根本没去杭州,也没失踪。”高书臻不配合。那个警察立刻打电话请示他的领导,说人家不配合,说完了就走了,以后再没来。

山东德州市武城县栗秀芹、耿媛媛等四人被构陷到检察院

二零二四年九月,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法轮功学员栗秀芹、耿媛媛、柏子生、褚桂芝被武城县公安局警察构陷,遭武城县检察院人员非法起诉。

栗秀芹,女,七十多岁;耿媛媛,女,三十多岁;柏子生,男,



六十多岁;褚桂芝,女,五十多岁。

二零二四年五月,栗秀芹、耿媛媛、柏子生、褚桂芝,被武城县公安局警察分别闯入店里或家中绑架并非法抄家,他们被非法刑事拘留。

警察抄走他们的书籍、电脑、打印机、真相资料等大量私人物品。警察强制采血、照相、录指纹、声音,企图进一步迫害。之后警察通过诱供、骗供、恐吓牵连家人等方式,罗织所谓的“证据”。栗秀芹、耿媛媛、柏子生、褚桂芝四人被武城县检察院非法批捕。

二零二四年九月份,栗秀芹、耿媛媛、柏子生、褚桂芝被武城县检察院人员非法起诉。

栗秀芹、耿媛媛、柏子生、褚桂芝为人善良、实在、诚恳,乐于助人,却被警察和检察院人员构陷,扣上“犯罪”的帽子,还要面临冤判,据悉,检察院给他们非法量刑建议七年。

在过去的中共二十五年的迫害中,栗秀芹、柏子生、褚桂芝都曾被骚扰,或劫入洗脑班,或被非法劳教迫害。

相关信息:

武城县公安局队长李娟

武城县检察院检察官董友忠

检察官助理周璇

武城县法院法官王朝华

山东男子监狱强迫法轮功学员从事高强度奴工劳动

山东男子监狱第六监区强迫法轮功学员从事高强度奴工劳作,从早上6点40分一直到晚上6点半,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

山东沂水县唐兆玲生前所受的迫害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山东沂水县诸葛镇古村法轮功学员唐兆玲，女，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因坚持信仰真善忍而多次遭到中共不法人员的迫害，于二零二四年黄历六月二十七含冤去世，终年 64 岁。

唐兆玲去世后，家人因为要火化尸体需要到派出所开死亡证明，派出所人员说：“反党的法轮功头子没有了。”其实唐兆玲的离世就是由于诸葛派出所警察和镇政府工作人员屡次对她进行迫害造成的。

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下午，诸葛派出所副所长徐兴全和两个警察开着警车，还有综治办黄宝辉、镇人大主席赵明远，在下古村书记的带领下，来到下古村唐兆玲家抄家抢劫，把师父法像和大法经书抄走。徐兴全还揪唐兆玲的耳朵，把她摁在椅子上用指头捅头。

唐兆玲六十多岁了，身材瘦小，丈夫故去了，自己独居，儿女都不在身边。在这些政府恶人的逼迫恐吓下，她违心地说了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话。本来大法给了她新的第二次生命，自己却在被迫中表态放弃了大法，从此之后，唐兆玲的内心愧疚和负担越来越重，身体越来越差，哮喘复发加重，直至去世。

唐兆玲年轻时就体弱多病，患有家庭遗传的哮喘病，她的三个姐姐因为患有哮喘病先后在四十多岁就去世了。唐兆玲结婚后，因体弱多病，几乎得天天打针，丈夫挣的钱基本上都用于给她治病了，身体很虚弱，生下来的孩子放在床上，自己都没有力气把孩子抱起来。

自从一九九八年得法修炼后，唐兆玲的身体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身体有力气了，也不用打针吃药了，还干开了农活。这一切都被打铁（铁匠）的丈夫看在眼里，高兴的不得了，他很敬佩法轮功给妻子带来的巨大好处。她和丈夫还种植了一片梨树园，逐渐家庭经济好起来，还给儿子在村里买了楼房。

自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唐兆玲就遭到了镇政府不法人员的多次骚扰和迫害。诸葛镇原古村乡综治办主任王庆国在任职期间，每到十月一日、五月一日、四月二十五日、元旦假日期间就让法轮功学员李玉璋、王德春、蔡永淑、李东莲、唐兆玲、丁芹等大法学员到乡“报到”，强行扣留、洗脑，强迫他们栽树、浇花、拔草、打扫卫生，读诽谤大法的报纸和所谓的转化书，不读就打，读错一个字就是一个耳光。

二零零零年八月十四日，唐兆玲在古村集市上散发真相资料，给了王庆国的妻子一份，被王庆国指使着四个人把唐兆玲抬到乡里，劫持到冯家庄洗脑班，遭到李洪伟、郝凤金等人的毒打。唐兆玲刚被送进转化班时，恶人问她还炼不炼，她坚持说炼，当时大约有七八个小青年（邪恶雇佣的打手）对她一阵毒打，把她打昏死过去了。其中有一个打手叫郝贵金（注：是阮波的战友，阮波是洗脑班大队长，三十多岁，当过兵，极其邪恶，是下古村人）的打人最狠毒，邪恶们把唐兆玲打昏死过去之后，他们用冷水将她浇醒，再继续毒打，打得唐兆玲浑身青紫、肿，不敢走动，上厕所需要背着去。郝贵金又逼着她骂师父，她不骂就继续打，直打得她承受不住，顺从了邪恶的要求，郝贵金才不打她了。

洗脑班恶徒们强制唐兆玲拉着碌碡（石头做的），他们用黑粗皮管子一边抽打着她，一边强迫她骂大法。在洗脑转化班每天吃三顿饭，吃饭前邪恶们逼着法轮功学员排着队一个挨一个的骂师父，只有骂了才能吃饭，谁不骂就挨打。唐兆玲不骂师父，李洪伟便打唐兆玲的嘴，一直打肿，疼得唐兆玲几天吃不了饭。有一个高个男青年用榆树条子抽唐兆玲，直到把手抽肿。一次洗脑班的转化人员刘某（女）在讲雷锋如何好，唐兆玲只因讲了一句“师父叫我们做的比雷锋还要

好，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晚上就遭到了郝凤金等人的毒打，并让她两臂伸直放上凳子一个小时。

二零零一年一月三日，唐兆玲去北京上访，遭到北京恶警的折磨，但未报姓名，安全返回。十七、十八日阮博（古村地痞）、冯文远听闻此事，强行把唐兆玲送往古村洗脑班迫害，每天让坐在水泥地上十几小时，看污蔑师父污蔑大法的录像，有的学员被冰的腹泻。每天强迫跑步几小时，恶人宋玉旺拿着竹片子，孙明永拿着柳条子，强迫法轮功学员从中午跑到下午，不准停，一停就打，法轮功学员李东莲实在跑不动了，被宋玉旺用竹片子把腿抽成黑紫色，法轮功学员王富芳的鞋都磨破了。

二零零二年七月八日，唐兆玲到高桥散发真相资料，被非法抓回诸葛镇，遭张书记、王春亭非法关押一个半月，家中临产母猪无人管理，被逼卖掉，羊饿死一只，兔子死掉三十多只，经济损失上千元。

二零零七年八月五日晚，诸葛镇派出所周晓、宋成波等人又窜入下古村唐兆玲家，抢走大法书和师父法像。并逼迫唐兆玲签字，按手印，取笔迹。

二零一九年黄历四月，黄宝辉骚扰下古村马应德、丁芹、庞守会、夏红霞、唐兆玲等法轮功学员，非法给他们录音、录像。

二零二零年黄历二月，诸葛镇综治办主任黄宝辉，又去下古村骚扰唐兆玲。

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下午，徐兴全和派出所两个警察，开着警车，还有综治办黄宝辉、镇人大主席赵明远，在下古村书记的带领下，来到唐兆玲家抄家等迫害。

唐兆玲这些年来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而屡次遭到中共和不法人员的迫害，体弱多病的她本来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得到了一个健康的身体，却又因为遭受到中共人员不断地迫害而旧病复发而失去生命，这是在中共统治下，中国大陆老百姓生存的一种悲哀。（节选）◇